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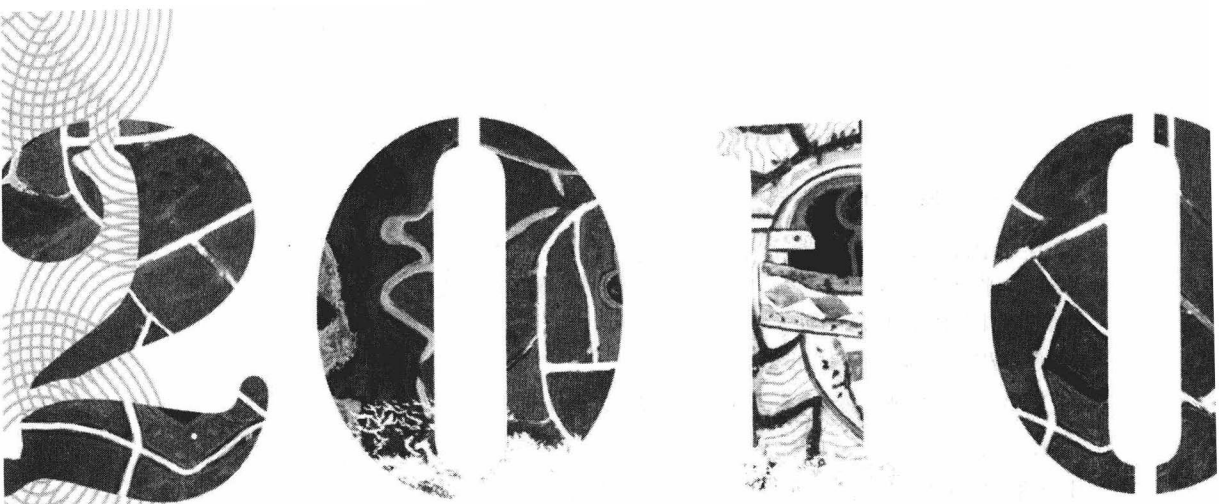
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中国高校 文学作品排行榜

小说卷(下)

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



中国高校 文学作品排行榜 小说卷(下)

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◎选编 冰峰 ◎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0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·小说卷 (上下) /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; 冰峰主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1.1
(2010中国年度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407-5100-5

I. ①2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06217 号

2010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·小说卷 (上下)

选 编 者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 冰峰主编
责任编辑 庞俭克
封面设计 蒙 希
责任校对 李浩清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李朝晖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00274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
电子信箱 ljcb@163.com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印 制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980 1/16
印 张 44.25
字 数 785千字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5100-5
定 价 59.8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撕

北京化工大学/蔡瑞龙

一个幻觉交错的序章

他觉得自己是一张纸，清晰地从内心深处传来撕裂的声音。一张白色的纸，再锋利的视觉也无法穿透。面颊像纸糊一般虚假，他的眼睛通过一具死去的躯壳在向外望，手指的所有突破逃不开纸的触觉；耳朵被反复揉皱，世界是一团纠结的五线谱。他的嘴唇在颤抖，枯叶一样干燥，言语稍微探出头，便被卷入深秋的涡流。欲望拥挤在咽喉的岔口，愤怒是无法消化的石头。他惊恐地按着自己的胸口，一个人敲击着钢钉，向外挖凿出口，灵魂愤怒而肉体腐朽。脸上的表情永远是没有意志的，仿佛用橡皮擦就可以随意改造。他怕自己真的要变成一张纸，一张死在纸篓里的废纸。手在挥舞，仿佛是古老的祭祀。左手死死抓住左胸口，右手死死抓住右胸口，然后狠命地将身体往两边撕开，撕裂，像撕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纸，一座古老的城墙被推倒，玻璃沿着缝隙被掰开，世界是不是可以被分成对称的两半？他幻想自己是一张纸，上面有鞋印，有墨汁，有灰尘，撕开一个缺口便血流成河，魂灵的文字从纸上站起。此时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把自己撕得粉碎，像对一张白纸一样，撕成两半，彻底扯烂，撕开身体，世界也会变成两半。这种疯狂的状态剧烈持续着，窗外一片漆黑，夜深处如坟场般寂静，他大口喘着气，心脏在胸腔间咆哮。他像一架破旧的蒸汽机，渐渐停止了运作，然后轰然倒下。



—

我不知道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，周围被一道莫名的白光照亮，光的牢笼外是无尽的黑夜。而我只是躺着，像在等待着什么，手脚发冷，脑门上却热得发烫。我抬头，看不到光源。一切都很遥远。我感觉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，一张陌生的床上，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，包括我自己。我的双眼盯着光的来处，突然觉得自己是那样渺小……我的意识，我的回忆，我的身体，我的视线，一切都是空的。感觉到自己在下沉，仿佛置身于泥沼之中，身体以下的依靠正在下陷，我渐渐被淹没，无法抗拒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往下拉，拉向无尽未知的黑暗。那层透明的黑暗包裹着我，难以名状的感觉，仿佛回到子宫的记忆中。一直到黑暗将我完全吞没，我都没有发出任何声响，像一具断线的木偶。是谁把我抛弃？黑暗把记忆清洗，将我抛到人间，抛到温热的头颅中，抛到搏动的血脉中，抛到掀动的鼻翼间，抛到陌生的风景中。灵魂寄宿，种子滴落到一片陌生的土地，这个世界张开了双眼，而我遗失了来这里的路。

从床头坐起，一时间忘记自己是谁，我决定不再为这愚蠢的问题浪费时间。恍惚中拉开窗帘，一个清晨迎头扑来。我将凌乱的被褥驱赶到床的另一头，将倾斜的枕头摆放端正。床头高高擢起的唱片，地上散落着昨晚无意识拨下的几张，拾起，随意叠放。书桌上的手稿敞开着衣襟被晨风一览无余，潦草的字迹难以站立，东倒西歪着长醉不醒。看着那些奇怪的符号，忘记是在何时写下，只是陌生，便不再多想。给自己套上衣服，吹着口哨，故作悠然自得其乐。察看镜中的自己，眼镜后面的眼神有些迷离，脸色有些苍白。我听到楼上的脚步在移动着，收音机里的声音像是呓语，水龙头打开，然后关上。我用力地擦拭脸庞，把梦境踩过的足迹抹去。瞥了言手表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为尾巴准备了早餐，叼着一块面包，披上一件黑色外套就出了门。

尾巴长着一一条黑色的尾巴，是一只不知姓名品种的杂毛老猫，睡在阳台上的一只纸箱子里。它的年龄我并不知道，关于它的来历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片段。我惊异于自己对这只陌生动物莫名的喜爱。我永远也猜不透它在想什么，它完全不像是不懂思考的低等猫科动物，它的眼睛总是半闭着，身上没有什么花纹，身材有些发胖，尾巴像一只生病的蛇。它并不常发出叫声，相当沉默。我不知道在我出门之后它在家里干了些什么，或许它在家里不甘寂寞会想到出门走走，我总会把窗敞开一小段空隙，好使它肥硕的身躯足以顺利地通过，至于那之后它干了

些什么，真就只有天晓得了。我养了这么一只猫，我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养它，不知道已养了多久，只记得它的名字叫尾巴。你或许想问为什么叫尾巴呢？我并不知道，除了它的名字，我一无所知。它是那样普通的一只猫，就算在大街上看到也不会觉得眼熟而认出它来。它实在太普通，和我一样。如果有一天它出门后决定不再回来，我想我也不会费心去寻找它。有时我会心血来潮突然举起它，它一副冷冰冰的表情一下子浇灭了我对他敞开肺腑的所有热情，和它对视了许久，想象着它是否会突然开口说话，告诉我关于我过去的事，这样过了许久终于放弃，它的嘴除了吃以外似乎再没其他功能。有人说沉默寡言的人往往满腹心事，它就像一个终日郁郁寡欢的老头子，惹得我对它的心事非常感兴趣。

有时我还是会忍不住和它说说话，毕竟在这个孤独的世界里，只有它和我无声相互依存。我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，但我至少拥有一只猫，像两个老朋友，彼此沉默，却又像已经历了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。交流就是这样奇怪，有时千言万语也无法令对方理解，有时沉默不言却彼此明朗。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，人与动物之间可以交流，人与自然之间可以交流。这个世界上万物无时不友好地交流着。可爱的清晨，花朵和蚯蚓相互问好，鸟儿向太阳致敬，青草拥抱泥土，树叶亲吻着路面，旋律无声却美妙动人。那一刻让人想肆意开敞心口的大门，惬意舒心。

此时，我就走在这样一条宁静而美好的街道上，聆听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响动，窥视它们的行动，偷听它们的计划。阳光美好得那样不真实，短暂如同梦幻一般，稍纵即逝。

试图回忆记忆中这样美好的早晨，终究失败，这样的阳光每天照样升起，然而对于我它每天都是崭新的，特别的。我热爱着它，生怕失去它，我已失去了太多太多，最后的幸福不想再被剥走。

这段时光不容我多加回味，为了生活我必须奔波。我寄居在这城市里的某个街道，和这个城市里的某些人打交道，除此之外一切陌生，我不属于这里，这里不属于我。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生活着，我并不知道，生活循环着不容许人多想。不需要思考的生活，如毒品，麻木而舒服，一旦沉沦便难以自拔。街道上风景如泡沫般浮起而破碎，我的脑子里时常会冒出莫名的想法来。

我已经习惯，习惯每天过同一个陌生的早晨，做些相同的机械的事，习惯一个人胡思乱想，习惯寂寞着享受行走的自由，习惯与各种人擦肩而过却假装视而不见，习惯沙尘、太阳和落叶，习惯能将陌生打扮成熟悉，然而陌生终究是陌生，熟悉也将被冲淡成陌生的印象。

我的工作很简单，某天早晨我会接到某个电话，电话的那头是个陌生的声



音，吩咐着我到广场东北角的路灯下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去，等人。我能感觉到他粗糙的舌尖刮擦着耳膜，甚至脸上的冰霜也随着电波传入话筒——仿佛在与电冰箱在对话。我到那个指定的地方去，不多时候便会有一个人经过。这个与我碰面的人每次都不同，他们要做的就是将一样东西交给我，且不被别人发现。我们彼此心知肚明却要装得像什么也不知道一样，表演陌生。当我拿到这包东西的时候，便立刻把它藏在大衣里。我并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仿佛是出自本能。理所当然应如此。我从不过问他们到底让我带的是什麼，我也不拆开自己看看，我对此并不感兴趣，我不想知道为什么，告诉我该怎么做就可以了。我会把这包东西送到一个隐秘的小巷里，那里漆黑一片，被太阳所遗忘。一个大铁门口，一个男人在那里等我，我把东西给他，他数了数钱给我，然后转身开门进去。那扇门背后的光线在那一刹那泄露而出，嘈杂的声响挤出门缝——里面似乎一片混乱，没有任何秩序，然后门被关闭，小巷里恢复宁静。我能感觉到门后面正如炸药爆炸般剧烈地反应着，然而我已心如死灰，不想窥视门后另一个世界，更不想越过界河到对岸去，然后我会离开，离开这个不属于我的地方。

这条小巷如城市的瘤，细菌在这里繁衍猖狂。空气里满是复杂的气味，浓浓的香水，油腻的钞票，呛人的烟草，作呕的血腥。这里的人们如行尸走肉，眼睛里没有任何光芒，有时如饿狼一般凶猛，有时如枯树一般死寂。他们被生活榨干了灵魂，被内心的罪恶纠缠，痛苦嚎叫着扭曲。他们如趴在蜘蛛网上的蜘蛛，等待某只倒霉的蝴蝶不慎落网。他们把无辜的人拉进小巷中，一顿痛打，对他们施暴，抢走值钱的东西，然后像吃完水果丢弃果皮一样把他们驱逐出这里。

背后，男人的怒吼声，哀嚎声，铁棒抽打在肉体的声音，划过空气时尖锐刺耳的声音，笑声，撕裂声，不堪入耳的脏话，哭泣着的求饶……我知道这里发生着什么，我不过问，我与他们无关，我只是经过，无兴趣加入，更不想多管闲事帮助，有时冷眼观看，仿佛只是场演出。

走出小巷，重新回到阳光下，意识在身影里作乱，灼热不安。沿着街道行走，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。抽着烟的男人，抱着孩子的女人，嬉戏的孩子，呼啸而过的车辆，擦得一尘不染的橱窗，摆放的漂亮衣服，精致的玩具，一些人消失，另一些人到来，沿街二楼的窗户打开，丢出一些东西，然后猛地关上，一辆辆车从眼前经过，车灯如透明的瞳孔，鸣叫声尖锐无比，直刺耳膜。我突然感到恐惧，不敢横穿马路到对面去，像一只纸船面对着湍急的河流，我的脚无从推进，不知所措。

我的脑子好像在面前竖起了一道坎。努力搜索记忆中的片段，我知道自己一定在这里有某段回忆，一定在过去的某个时候自己干了些什么，然而我把它忘

了。这种感觉令我痛苦万分——界限，我无法跨越的界限……

不知许多年前是否也有这样一个平凡的上午，多年后我想我再也不会忘记这样一个美丽的瞬间。我抬起头，目光在四周游离。我看到她从街角一步步缓缓走了出来，向这个路口走来。穿着一件旧白色连衣裙，并不华丽却干净整齐，手里拿着一根探路的手杖，提着一个篮子，篮子里装着一些蔬菜，同时牵着一一条尼龙绳，绳子那头系着一只白色的狗，她在它的引导下前行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，身子瘦弱得好像随时会跌倒，头发整齐地扎成一束，她的双眼——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，像一潭死水一样死寂，却又深不可探，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，却有一种不容侵犯的美，像一座移动的大理石雕像，仿佛是被抽干了鲜血的天使。她的表情出奇的平静，微风在她的脸上吹不起任何一圈涟漪。

我以前从未见过她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分外熟悉这张面孔，似曾相识而回忆不起，我想她或许曾经是我非常重要的人，但我想不起她的名字，记不起和她干了些什么。我心中突然涌起强烈的渴望想要接近她，我仿佛知道，我和她之间曾有故事。

她走到我的身边，却完全不知道自己身边站着这样一个好奇的人。我看着她湖水一样深沉的眼里闪过一丝忧郁，像漆黑天幕中陨落的流星，川流不息的车流前，她的脚步随着狗的停下而停下。车辆的轰鸣在她眼前筑起栅栏，然而我却看不到她的脸上有任何不安与畏惧。

她的生命悬系在那条细细的线上，命运——她突然来到我的面前，此时又将要再离开，像一只没有归宿的信封在漂流瓶里颠簸，因着偶然来到我面前，却又要马上离开。

那一刻，我下意识地眼上去。车流中我感到眩晕，恐惧不已，一辆卡车从我身边驶过，巨大的声响简直要将我掀翻，一辆轿车从背后飞速驶过，一眨眼就消失在路的尽头，如一场呼啸而过的噩梦——身陷其中，我不能自拔，却不愿回头。

横穿过马路，她沿着街道缓慢地走着。我在背后放慢脚步跟着，小心让自己不被她发现。我生怕自己突然的出现打乱她的生活，她像我手中随时会飘走的气球，不敢用力怕将它捏碎，更怕松手将它放飞，仿佛是我最后的梦。

穿过一个个陌生的街道，我突然觉得这场景有些熟悉，说不清在何时见过。

我胡思乱想着，看着她的脚步轻盈，身体像白纸一样没有重量。风一吹，她的头发轻扬，我想她有一天是否真的会像掉了线的风筝一样，被越吹越远，吹到我看不见，走不到的地方，然后遗忘。

她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我也随之停了下来。那一刻她回头，眼里有一种异样的



色彩，我几乎要以为她能看到我。那一刻，我心底的门仿佛被彻底打开，耳边轰然作响——然而里面却是空的，记忆一片空白。我无法面对她的双眼，不知为什么突然感觉无地自容，想要逃开。

只是一会儿，她又回过头去，仿佛只是不经意的回首。她站在一间小小的平房前，破旧的木门，老老旧旧的墙，发散着熟悉的气味。她摸索着掏出钥匙来，打开了门锁，再轻轻走了进去——这里是她的家。

那扇破旧的门被再次关起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迷失了方向——我现在在哪？熟悉的坑坑洼洼，陌生的道路，我回忆着来路，一步一步往回走，这里不属于我，我不属于这里，唯一所能做的就是远离。我的心却仿佛系着一条绳索，牵拉着这条小巷，那座平房，和平房里白色衣裳的女孩，每走一步，便被拉扯得生疼。

阳光将阴影粘贴在地面，它疲倦得像一张纸。我不经意一抬眼，看到一只杂毛猫从屋顶上掠过。幻觉？不，不是幻觉。我看得很清楚，那毛色，那黑色的尾巴，那尺寸大小，分明就是我家的尾巴！我看着它跳下屋顶，又跳上了窗台，飞快地蹿入白衣女孩家的窗子里，消失在我的眼前。它来这里干什么？我的猫怎么会跑到别人的家里？或许它只是碰巧和我的尾巴长得有点像？我呆在那里，大脑被一团模糊不清的思维缠绕。

虚掩的门，背后的秘密，城市里的一座孤岛，记忆的尸体漂流而过，终究没有选择上岸，这座岛太孤独，太伤感，荒凉而没有希望，我不敢触摸真相。

二

“她在看着我，她在我背后，我不敢转过头。我不知道自己正置身何处，只觉得一切都在晃动，眼前的景物在晃动，分不清轮廓，身体在晃动，头很沉重。迷迷糊糊，我不知怎么地上了一辆车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上这一辆车，不知道这辆车是谁的，不知道要去哪，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在撕扯我的心，我感到很难受，受到这强烈的驱动而迫切想要驾车离开这个地方。我的手不听使唤，它熟练地操作着我并不熟悉的部件，车子开动了起来。车窗外是一片迷蒙的白色雾气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却仿佛熟知这道路一般，飞快地操作着。车子越开越快，我感觉汗水湿透了我的背脊，风吹到脸上，整理着表情。我心想，慢点，不能这么快。我恐惧万分，害怕这辆失去控制的车永远也停不下来，自己就这样被困在这移动的铁笼中。这辆车开始不稳定起来，整辆车都在颤抖，仿佛随时都可能散架，轮胎像行驶在水面上，随时可能打滑，我被一种莫名的感觉压得喘不过气

来。我猛踩刹车，突然发现脚下是空的——我根本不可能停下这头金属疯子。长久高速的行进令我眼球充血，脆弱的神经难以支持，头脑昏昏沉沉，全身绵软无力，心脏在击打着胸腔，眼前的景物开始模糊，耳朵里嗡嗡地响像灌入了铅水。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只能无助地握着方向盘——我可以使用它，但我不能停下它。这时，我再次看到了那张脸，那张惨白得像蜡烛一样的脸，她的眼直愣愣地盯着我，恐惧溢满了眼眶。来不及了，她突然出现在车的正前方，毫无预兆，猝不及防。我的车狠狠撞上了她，她的表情永远定格在那一刻。我看到她的身体飞了起来，像一张薄薄的纸片，飘了起来。我感觉整个身体像要爆炸，她死了，倒在血泊里，像被打碎的瓷器。我的心被冻结了一般麻木，脑子空白得像一张纸。我反应不及，当脑子里那张脸还在深深注视着我，当那个飘动的身影仍在脑海里徘徊，一面厚厚的墙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——我根本无法闪躲，车速飞快，车外的景物只剩下茫茫一片，一切来得那样突然，车重重撞到了墙壁上，像一颗鸡蛋撞在石头上，车头完全被撞成废铁，玻璃全碎了，强大的惯性下我狠狠撞到了方向盘上，并不可阻挡地被往前推，耳朵里充斥着可怕的声响，金属扭曲声，玻璃破碎声，火焰燃烧声，血液流淌声，往耳道中锯入。整个人仿佛被压扁了，压成一张没有厚度的白纸，身体像在被火灼烧，无比疼痛，这种疼痛正在撕裂着我的意识，全身的肌肉仿佛被压成了肉酱，骨头里只剩下粉末。麻木，我渐渐失去意识，死？还是……”

巨大的震动将我一下子惊醒，这个噩梦如现实一样清晰。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空白得像一张纸，眼前的一切开始浮现出来，床褥，天花板，CD，书桌，窗帘——我的房间。幸好只是一场梦。

突然我感觉脚下一震，不对，这不是幻觉，地面是真的在震动。这阵震动是那样剧烈，一时间恐惧咬住了神经——是一场地震！我惊慌失措，不知道该躲到哪里去。

地面震动了一会儿，窗帘瑟瑟发抖，眼前的一切都在剧烈颤抖，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。这可怕的震动终于停下，像一个臆想症患者短暂的平静。我穿好衣裤，尾巴的窝里空空如也，不知上哪自己避难去了。我必须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这座老旧的房子在地震的威胁下似乎随时可能倾倒。我该去哪呢？拉开窗帘，夜未尽，街上稀稀朗朗几个亮点，避难的人们正打着手电在黑暗里摸索。

对了，到广场去，到广场避难。

我跌跌撞撞地走出门，下楼梯的时候一滑差点从楼梯跌到平台上。我的头晕得厉害，此时我仍分不清梦境与现实，明明是窄小的楼梯，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成

了宽阔的街道口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下楼梯的，只是几个阶梯下来我却已大汗淋漓。我感到口渴，但我找不到水，这种口渴的感触像一只紧扼咽喉的手一样有力。

这个夜，怎么会这么嘈杂？到处都有声响，我感到自己被包围了。我看着一个个亮点在移动，像坟场里的磷火。一具具辨认不清的肉体在移动，他们惊恐的脸像石像一样僵硬。一些孩子似乎并不明白他们正面对着什么，揉着惺忪的眼一面茫然，女人们紧紧拉着孩子和丈夫的手，男人们眯着眼在黑暗中辨别方向。偶尔有几个相识的人遇到，相互抱怨天灾，然后又陷入沉默。

这个城市受了伤，路灯失去了力量。我抬头，突然感觉天空离我是那样近，星星像一颗颗硕大的眼球，我注视着它们，我感觉它们也在注视我，我分辨不出它的表情。整个天空像在播放一出无声黑白电影，整张幕布都在颤抖，仿佛有手在摇晃大地，我勉强维持着平衡，眼睛因过久的凝视而酸痛不已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广场的。身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人们没有大呼小叫抱怨，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。我突然感觉人的生命是那样脆弱，经不起命运一丝无心的玩笑，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，像蚂蚁在人们脚板下卑贱地存活一般，这个世界舞台是那样大，而我们却是那样小。为好不容易换取的快乐而用力尽心喊叫，独自哭泣着却没有人知道，为了各种愚蠢的理由相互撕咬，为了维系卑微的生命拼命地逃跑，依旧渺小。难以置信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里有那么多的人，平时他们都在哪？他们在城市的阴影下，不为人知地活着，如爬虫和草在热带雨林里不为人知地存活。

而我呢？

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整天做些没有意义的事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行尸走肉般麻木。我看到朦胧的高台，突然有冲动爬上去然后纵身跳下一死了之。虽然没有理由活，却也没有理由死，我被夹在这两者之间，不知要迈向哪个方向。两只手，拉住我的身躯，将我向两个方向拉扯，一边是泥潭，一边是深渊。

当我身陷冥想时，全然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一切。我转身回到现实，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。天空的黑暗在头顶被终结，由无数手电放射的亮点汇聚，人们用自己的力量撑起一片光亮的天空，所有的黑暗在这一刻黯然却步。

我想活下去。

我不知道已过了多久，只看到天空由黑转灰，手电越来越少——这一夜已过去，黎明将要到来了。周围的人越来越少，广场上的各种人的气息依稀可寻。我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，头仍然很晕。

天空的背面进行着一场战争，地平线下太阳无声挣扎。我静静看着天边，那里正孕育着一股新的力量。那股力量沿着地表下的血脉四处蔓延扩张，我能感觉得到，脚下在微微震动。天空的一角已被悄然掀起，纯白的血将天空的地板染透，它终于要睁开双眼。

血红的太阳从天空被撕裂的伤口中爬出，贪婪地吸舔着夜被冲淡的血迹，街道被染成金色，一切又重新清晰起来，熟悉的街道，熟悉的大楼，熟悉的树木，我们和这个世界却依旧陌生。

昨夜的阴霾已渐消退，天空已恢复了血色。昨夜多少人在生死的边缘挣扎，惊恐万分，今天早上却都已恢复了正常，我站起身，拍拍身上的尘土。迎面过来一个路人，表情像刻在一张板画上，我不知道在他麻木的面孔下心灵之河是否在涌动，昨夜的震动是否仍在他心中久久萦绕。

突然，我心中一震，眼前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梦中的那一幕在脑海中闪现，是那个女人惊恐万状的面孔和像纸一样飘起的身躯，是她？我毛骨悚然，难道那个梦是真的？

人渐渐多了起来，街道重新拥挤，她很快地在人群中穿梭，消失在茫茫人海，像一本书被插回了一排排书架中的某个角落，我再也认不出她来。人群中，她像纸一样平凡，一样不起眼。我走上前去，来到刚才她站过的位置，四处张望着，搜寻她的身影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她。我遇到的人有那么多，陌生的或熟悉的，我真正想遇到的却总要擦肩而过，仿佛从空中放下一条条丝线牵引着彼此行进的轨迹，精确计算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我疲倦地回到住处，头仍然很晕。我的房子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并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住在这里，不知道已住了多久，更不知道要这样住到什么时候，自有回忆起我就住在这里，这里是我回忆之流的起源，再往回走便是布满烟雾的黑暗森林。我只能无助地在这头凝望对岸，试图看清彼岸的轮廓却只是徒然。

我一直在找一座回忆之城。当我站在城门口，腐朽的大门像野兽张开的血盆大口，要将我一口吞入。我打开这牢笼的锁，自己走进去，再将自己锁上，从此安宁。

我呆在家里，独自一个人，或者和我的尾巴在一起。我喜欢撕碎纸张的感觉，倾听那种清脆的撕裂声，看着一个整体被分解，有一种莫名的快感，我看着碎片飘起，有一种凄异的美感，是在这个沉闷的房子里唯一的消遣。

天花板那样低，总感觉在不断往下压着，令人喘不过气来。屋子里的空气凝重不已，仿佛置身于污浊的池水中，微弱呼吸着艰难前进。我是一条被养在水缸



里的金鱼，游来游去毫无目的。

站在窗前，可以看到楼下的街道。我看到他们在笑，在交谈，我的脸已经忘了该怎么笑，只依稀记得各种扭曲的面孔。在这小小的房屋里独自生活，像稻草人独自守望一片不属于自己的麦田。我变得沉默，语言像纸一样苍白无力。

那会是一个平常的日子，我带着我生前的回忆，所有的秘密，把它们都带走，人生来去空白得像一张纸，没有带走什么，也没有留下什么。

我突然感觉椅子晃动了一下，只是很轻微地晃动，我并没有在意。

中午，太阳那么大，透过窗帘的间隙照入房间，如碎片随意散落。我心里莫名其妙觉得烦躁，转身出门，往天台上爬去。天台上横拉着一条条绳子，各户人家的衣服披在上面，各种颜色排列着像斑斓的彩旗，被风鼓动着情绪高涨，梦想着有朝一日摆脱束缚像风筝一样追寻天空而去。

我穿过这纠缠交杂的白日梦，想找一个开阔的地方。六层天台上只有我一个人，风有些大，吹在脸上像有一双无形的手搓着脸颊，我抬头，天空广阔像一张无边的纸，太阳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。我突然觉得太阳离我是那样近，阳光的温度在额头上跳舞，我只觉得全身的污迹被从毛孔的间隙中冲洗而出，所有的罪已汇聚成背后的身影被封印在水泥地上。我像火一样纯洁地燃烧着。太阳的光太炫目，太刺激，脑子开始眩晕起来。

我扶在天台的栏杆上，头伸出栏杆往下看，一切变得好小好小。一阵莫名的恐惧渗透而出，我又一下子把头缩回来。

天台上是那么安静，我的眼神随意走动。突然，我看到在水塔上趴伏着一团东西，看着很眼熟。我走上去一看，杂乱的毛色，黑色的尾巴，再熟悉不过了，这不正是我那只不爱回家四处乱跑的尾巴吗？它完全无视我的存在，在水塔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，露出白色的腹部，爪子随意乱抓，眼睛微闭，倒真一副悠闲无比的样子。世上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痛苦都与它无关，此时此刻它只需尽情地享受阳光，不管昨天，不顾明天，似乎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晒太阳。

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一只正在晒太阳的猫心里在想些什么，可以什么都想，也可以什么都不想，像一只死猫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选择抛弃，选择远离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什么都不想找，我愿意像这样变成一只纯粹的猫，一只不起眼的猫，在某一个普通的天台，一个普通的中午，一个破旧的水塔上，翻着身子，打打盹，洗把脸，理理毛皮，我愿意这个中午就这样持续下去，太阳永远都不要落下，永远都不再有其他人走上天台，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不要再前进，只是晒太阳，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独自一个人晒太阳。

我爬上水塔，尾巴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接着趴下，我摸着它的身体，如心脏

般温热，我刹那感到孤独。

脸上的冰层在太阳的亲吻下融化成泪水，汗水一滴滴往下滴。我像一个来自冬季的雪人，在太阳下逐渐融化，就算最后只剩下一滩没有姓名的积水，也没有人会看到，没有人会知道，没有人来寻找，没有人会找得到。

三

“我的头像一颗膨胀起的气球，轻飘飘的脖子上没有任何感觉，头脑越来越胀，我感觉头皮似乎要裂开了，随时可能爆炸。我剧烈恐惧着，极度不安。眼前一片模糊，然后逐渐清晰了起来。眼前的一切时而清晰时而模糊，时而遥远时而临近，在不停摇晃倾斜着，仿佛置身于此起彼伏的海浪中。近了，近了……我看到车水马龙的街道，横穿过马路，车辆在背后咆哮，一切都是那样陌生，仿佛是一卷画布上褪色的风景。我漂浮在这段不为人知的影像中，命运的引力导演着我的轨迹。我游离在街道，忽然画面一切，我闪进一条小巷中，光线一下子变暗，周围变得冰冷起来，耳朵里一片杂音，空气中拥挤着各种臭味，我感到恶心。沿着小巷向里走，胸口忽然觉得难受，仿佛有一只手紧紧抓住了心脏。这个小巷里到底发生过什么？猛然我瞥到一道铁门，铁门上靠着一个年轻人，一动不动低头凝视着地面，这个年轻人是那样眼熟，又是那样陌生。突然一回头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头，在巷口，我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在闪动着，那熟悉的身影……”

我的身体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，脑子甩动着将残留的影像甩掉。我按着左胸口，刚才一直感觉到有一只手在用力压着它，谁在我的房间里吗？

醒来后眼前还是一片黑暗，头又晕又沉，像一只灌了水的气球。我摇摇晃晃着，摸索着，墙壁明显凹了进去，脚下的地板起起伏伏。楼上传来各种嘈杂的声响，玻璃破碎的声音中，我仿佛看到被划破的血红的伤口，流水声中，我仿佛看到蔓延在水面的血迹，金属碰撞声中，我看到一具惊骇着倒下的尸体，收音机生硬的播报声，世界在尖叫。

水龙头在呕吐，牙杯里的水为什么是红色的？我一抬头，看到镜子里一头怪物在龇牙咧嘴，牙齿间一丝丝血迹往下淌，混夹着白色泡沫。我狠狠喝口水，漱了漱又吐出，顿时觉得恶心。

听着自己破碎的脚步声，以同一种音调为生活做着最单调的注解。我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手稿，突然发现一张女人的面孔。我不记得自己曾动手画过这样一个女人，一点儿印象也没有。这张面孔是那样熟悉，我看得入了神。记忆中搜索着



与这张面孔有关的任何一丝线索，终于认出了她——那个我几天前在街上遇到的盲眼女孩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与她相遇已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心里好像有什么被唤醒了，我心里突然生出一种渴望，渴望再见到她，渴望给她画一幅画，仿佛是许久以前的一个承诺。依稀记得屋子小阁间上有一大堆不知是谁遗留下的涂料。我爬上去瞧了一下，把一大堆还很崭新的工具搬了下来，拍拍灰尘，不知为什么觉得这些东西好眼熟。

我沿着路走，回忆着那天所经过的地方，左拐，右拐，直走，在下一个路口再左拐……忘了是在哪一个季节的哪一天曾来到这里。小巷，青石板道路，安静得像图书馆里陈列的历史灰尘，是谁用这干净的介质将里外隔绝。我放轻了脚步，将呼吸放平，不敢大口呼吸，怕自己浑浊的气息扰乱着安宁。在这里，我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。

她去哪儿了？在她的屋子里吗？还是出门去了？我走近那旧旧的小屋，它发散着一股迷人的味道，强烈吸引着我。破旧的木门，我看到它虚掩着，它的背后藏着些什么？我的手情不自禁伸了出去，试图敲开它。但当我触碰到那略为粗糙的表面，我又一次停住了——我怕，怕门后的一切带给我不幸，带给我悲伤，带给我痛苦。我的手又缩了回来，退了两步，只觉得脚下一软，然后只是站在那儿愣愣地看，也不知要这样站到几时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门开了。不知为什么此时的我心静如水，心情凝固在这一刻。她苍白的脸从门里浮起，这张脸令我感到心痛，我不知道随之浮起的将是什么。她没有发觉此时站在她面前一动不动的这个人，她抬起头，仿佛面对着一张透明的纸——其实她什么也没有面对着，眼前只是空白，而她对于我就像坐在火车里不经意望向窗外的一段风景。她就那样向我走来，我倾过身子让出道路，她小心翼翼从我身边走过，那只白毛狗没有理睬我。拐杖磕磕碰碰随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小巷尽头，这里终于又只剩了一个我。

我寻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，一个人坐在石凳上，像一个流浪汉。我揉着冲动发烫的太阳穴，喝口冰凉的可乐。一张空白的纸里藏着一条小巷，我的画笔在白纸上试图行走，石板，石板间坚硬的水泥，水泥的裂口探出一丛丛小草，几只慵懒的小虫无趣地爬着，斑驳的墙烙印着各种不知名的痕迹，一扇微启的窗像一只疲倦的眼睛。这座孤独的城市，这段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它们在这里看护着，在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窃窃私语着，谈论着某个古老的故事，那属于某一面墓碑，某一卷卷轴，某一个陌生的名字，某一个午后的阳光下的故事，用某一门古老的语言，用某一些奇怪的手势。它们讨论着这个脸色苍白的陌生男人，讨论他手里的画笔，讨论他画架上一张张纸，讨论他曾经做过的一桩桩蠢事，讨论他将要遭

受的苦难，讨论他眼前出现的种种幻觉，讨论他所听到的它们的讨论。

画笔不停，我的目光在小巷深深浅浅的表情上攀爬。那一刻我觉得这个世界是那样空旷，这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，静静地画着——前一刻我刚刚到来这个世界，来到这个新生的空荡荡的没有尽头的世界，而后一刻耳边突然吵闹起来，我的视线里走过一个又一个人影，小巷突然拥挤了起来，一些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的人一下子聚集在这里，他们灵魂的双脚像根一样扎入这条小巷——如此多的回忆。他们脸上的表情已经模糊一片，或许他们的回忆也在逐渐模糊，已经模糊得记不清为什么要回到这里来，只知道一定要回来，只是回来，不带走什么，不留下什么，像一阵风，哪怕只是路过，不经意看一眼也好，也便已经足够。

脚下的土地好像在晃动，我目光一模糊，眼前哪里有什么人影，只有微微刮过的风挑逗着树叶，那一头几个孩子正在嬉戏，几个无聊的老人坐在一起正闲聊着，时不时从巷口传来轿车尖锐的鸣笛声，或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巷口拐进来，轮子磕在地上不住呻吟，这一切是那样平凡，简直让我有些惊异。

看着眼前的画纸，不知不觉我已经把它画完了，画纸里的世界在向与我相反的方向延伸，望不到边界，她站在画纸的那头，离我如此近，仿佛触手可及，然而薄薄的画纸，是我们之间永远不可逾越的距离。

我开始过着这样一种生活。在完成工作的剩余时间里，我会来到这个巷口，或在某个街道，摆上家伙，捕捉人群中的各种表情，把它们捕捉到脑子里，再囚禁在画纸上。人海中我追寻那个白色的身影，存在的意义仿佛只是等待，等待她的出现，每当有白色的身影闪过眼前，我的心总会怦然一动，当发现不是她，心跳还是停不下来。

我几次来回摸索，发现她每天都要出门几趟，总是走同一个街道横穿过同一个路口——对于这个城市她熟悉的道路并不多。有时她会毫无预兆突然出现，有时我空等一整天都没见着人影。明知这样空等可能换来失望的结局，明知道这样下去不会有结局，但我依然怀着对渺茫的未来饱满的希望，并不思考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，只是莫名快乐。

我正像无数次我所做的那样，坐在那个熟悉的角落，静静地等待。我习惯着并喜欢上这种感觉，仿佛正拥有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，又像埋伏在暗处的猎人，有种手扳扳机时的兴奋与激动。

“画一张画多少钱？”我的视线转回，抬头，是一对陌生的男女。

“画完了再给价。”我像往常一样应答。

女人坐在我的面前，我拿起画笔。这时，我发现那白色的身影刚刚闪过。我



一下子从凳子上站起，想看得更清楚些，那两个人也顺着我的目光往后看，一边问：“看什么呢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我又坐下，脑子里那个影子挥之不去。

幻觉袭来，画笔在动，画的却不是眼前的场景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眼前的场景被一把调走。我猛然醒来，眼前是那个男人愤怒的脸。

“这都画着些什么呢？”男人看了那张画，脸色一下子变阴沉下来：“让我们等了那么久你啥也没画出来，糊弄人呢？”

他一下子把画撕成了两半。

那一刻我只觉得我的人也被撕成了两半，全身突然一下子失去力气，嘴唇发颤地张了张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撕碎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，一层一层剖切开胸口，一刀一刀血淋淋。只觉得心里有一股被压制了很久的火，在一阵拨动下开始复苏，像一座沉寂了许久的火山因地壳运动重新开始活动。

女人拉着男人走了，他们还絮絮叨叨着什么，我什么也没有听到。那张画被丢在地上，像被抛弃的婴儿，破碎的梦境。

我跪在地上，无视行人异样的目光，握紧了拳头狠狠砸向地面，直到手上已经满是鲜血，我感到麻木，忘了疼痛。我站在街道，呆呆凝视着行人。不知道已站了多久，不知道是否还要再站下去。脚下的大地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我茫然地抬头，天空不知何时灰暗了起来。行人们加快了走路的节奏，天空的背面正酝酿着什么。

天空的表情一下子阴沉了起来，发出阵阵低沉的吼叫。它的力量越来越大，像一个逐渐苏醒的恶魔。阴云把天空都蒙住了，太阳也难逃厄运。一场战争，我听到战车辗过天空的声音。

我依然只是站着，似乎已经完全麻木，整条街道在黑云压迫下瑟瑟发抖，沿街的人家有的赶着收衣服，有的狠狠关紧窗户——逃避，为什么人们总要逃避？

我突然累了。

一滴雨点滴在了头顶，凉丝丝的，我看到街道上逐渐浮起一滴滴湿透的印迹，像污点，像足迹，越来越密集。雨渐渐大起来了，雷声离我越来越近，仿佛就在我头顶，如噩梦一样沉重无比。眼前突然一闪，紧接着，仿佛是天空被撕裂的声音，在我耳畔炸响，我吓了一跳，心脏如同被电击一样狂躁不已。虽然夜晚未至，周围已完全暗下。天空被撕裂的伤口中，一滴滴雨咆哮着一哄而下——它们已被束缚了许久。不惜摔得头破血流也要回到陆地。撕裂还在继续着，如一个失去理智的病人，它将自己的皮肤撕裂，让血喷射而出，一面痛苦地吼叫。我只